

#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出场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理路

侯勇,肖洋

(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口述史研究方法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知识生产的重要研究方法。从出场逻辑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历史前提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长期积淀,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方法应用,不仅回应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现代化的使命期盼,也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路径。思想政治教育学应用口述史研究方法具有深刻的价值意蕴,具体表现为以思想政治教育记忆的个体视角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微观叙事空间、以口述史访谈实践丰富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资源、以追溯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与串联集体记忆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社会认同、以采集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记载与传承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与家国记忆。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实践应用,需要注重思想政治教育重大实践活动亲历者的记忆开采、进一步激发与培育研究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想象力、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的田野边界、创设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的实践情境,从而推动口述史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中的科学应用与创新发展。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学;口述史;研究方法;社会记忆

口述史是亲历者口头叙述的历史。口述史方法是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史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学应用口述史方法存在3个阶段:一是口述史方法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外部的“外在化阶段”;二是口述史方法进入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的“交叉融合阶段”;三是口述史方法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方法的“应用发展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方法内化应用与发展创新成为学科知识体系建构的重要路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就是通过亲历者口述的方式,搜寻、揭示与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规律或本质,通过搜集“思想政

治教育故事”编织“思想政治教育记忆”而具有“史”的意义,又因获得“思想政治教育认识”与“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同时具有“法”的价值,契合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生长和知识增量,生成思想政治教育合情、合理与合法性。同时,不可忽视口述史研究中存在的有限性,“个人记忆具有主观性、缺失性、模糊性和不完整性,对历史事件有着自己的主观阐释和见解,这就需要对档案文献进行印证、标明和补充。”<sup>[1]</sup>因此,辩证分析与系统梳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出场逻辑、多重价值与实践路径,对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科学应用口述史研究方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

引用本文:侯勇,肖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出场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理路[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7(1):18-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22FKSB028)

作者简介:侯勇(1983—),男,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研究。E-mail:yonghoujndx@163.com

方法科学化发展、丰富人类历史文化与精神文明宝库等方面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出场逻辑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出场与应用具有内在逻辑,基于重要历史资料保存与书写学科历史的研究出发点,根源于学科发展历史积淀的研究前提,遵循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引,融入中国式现代化中学科建设使命担当的社会背景,服务于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时代要求,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与发展的应有之义。

1. 历史前提: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长期积淀

历史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的基本视域与讨论范畴。记忆也正因回忆历史展现,若没有历史,则谈不上思想政治教育记忆,更谈不上书写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积淀的深厚历史底蕴为口述史研究奠定了前提条件: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奠定了物质基础和史料资源。思想政治教育是具有历史性、时代性、政治性的综合性社会科学,始终以凝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培育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为根本价值追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是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宏观背景与时代实践,如果离开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奋斗的丰富实践,便不能充分理解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发展史、学科建设史、学术研究史与思想政治教育对个人施加影响的心灵变迁史。思想政治教育学熔铸于中国革命与建设过程中的学科历史,决定着作为普通社会成员的叙说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与记忆成为可能。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注入了感性质料。思想政治教育亲历者是口述史研究开展的主体基础与实践基础,使得研究对象直接指向具体历史个人的口述史研究得以可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对象包括思想政治教育职业从业者、思想政治教育相关事件亲历者与历史群体成员。狭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更多呈现的是思想政治

教育从业者专有的“职业记忆”,广义上的口述史研究对象则指向全体社会成员,挖掘其社会记忆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思想政治教育是针对人的思想领域内开展的意识形态社会化活动,指向全体人民的政治道德素质养成,具有人民性、广泛性、政治性与大众性。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接续奋斗使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社会改革变迁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作为治国理政存在方式得以扩展到社会群体和个体的精神生活领域,对社会成员的思想价值观念产生重大影响,为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历史的资料搜集注入了富含思想政治教育气息的感性质料。

2. 理论逻辑: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依据与理论契合

口述史方法秉持“自下而上”书写历史的原则,坚持以联系的、发展的、变化的、运动的观点看问题。口述史方法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依据及阐释原则,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相互契合。一方面,坚持立足社会实践、关注社会生活现实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思想政治教育基本原则、立场、观点与方法,遵循唯物史观指导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坚持思想政治教育来自日常生活也回归于日常生活的观点,需要真实关注社会生活实践的研究方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方法遵循唯物史观,这并非将全部的口头叙述视为“历史真实”,而是通过对叙说者个人生命经历的深刻洞察、对其社会背景的情境式解读、对档案史料的对比勘查,力求获得真实的口述历史。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以个体和群体为切入点,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存在方式、作用效果与实践场域等,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关注历史与现实、学科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等提供了方法论工具与途径。另一方面,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史观。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集体事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与学科发展的历史成就中均蕴含着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注重历史书写,不仅能“自上而下”记录宏大叙事,而且也能“自下而上”挖掘个人生命深度描绘历史群像与社会历史。口述史正是通过关注微观的个人走向宏大的历史,打破精英书写历史的“精

英史观”,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关注普通群众对于历史的自我回忆与个性阐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史、理论史、工作史、学术史等历史书写与研究,契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口述史研究范式与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从个人头脑这一记忆承载的活体中开采思想政治教育记忆、寻找思想政治教育历史,遵循大历史观和人民观,彰显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 3. 学科逻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现代化的使命期盼

“思想政治教育转型是一个总体性概念和分析工具,包括形态的转型、结构的调整、要素的增加;还包括转换、变化、转变、创新、完善、发展等内容。”<sup>[2]</sup> 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转型为学科现代化发展锚定方位、擘画使命蓝图。第一,新时代历史方位要求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涉及教学、实践与研究的全过程,在教师、学生、社会三重向度上搭建起沟通桥梁。学科共同体要增强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应用,以某一口述史研究项目为中心,将其引入课程思政、社会实践、志愿服务的全过程与全环节,鼓励学生参与口述史的访谈过程、资料整理、档案记录与文本撰写,实现教与学、师与生、知与行、道与知的辩证统一。一方面,这可以使学生在访谈中切身感悟“过去的历史”,形成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意义的具象化感悟,培育主体的积极情感体悟与能力素养,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成。另一方面,学生通过参与口述研究全过程,掌握访谈技巧、档案整理、文字撰写等研究能力,着力提升综合素质和研究能力,培养学科共同体学术自觉。第二,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推进学科知识生产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学立足时代、扎根社会,自觉承担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筑中国人精神家园的文化使命。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扎根中国社会大背景,从中国式现代化与思想政治教育交互关系入手,着眼于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实践与翻天覆地的时代变迁,探寻社会群体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心态嬗变与价值信仰生成等,为建构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文化领导权作出学科贡献。通

过口述史研究能够生动展示与传承中国人思想价值观念等精神文化世界,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素材丰富与创新,丰富中华文明坚定文化自信,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学科力量。

### 4. 时代逻辑: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sup>[3]</sup> 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遵循学科建设规律,增强学科历史感与人民感,提升学科研究精细化水平,是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思想政治教育学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立足本土实际创新研究方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回应社会发展对学科前进方向的期盼和要求。第一,传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优良的历史传统。口述历史是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存在方式之一,主要通过个体言说的方式呈现富含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信息。“有文字记载的文献档案是一方面,凝结于人们脑海记忆的口述历史是另一个方面,二者结合构成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历史研究的完整疆域。”<sup>[4]</sup> 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遵循大历史观,通过对学科文献史料、历史事件亲历者口述资料的收集、编撰,捕捉思想政治教育故事,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记忆,书写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叙事,提供原创性学术话语、研究范式、理论成果,为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提供资料基础。第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的精细化水平。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方法契合了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理论旨趣与时代需要。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坚持“人民书写历史”,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必然要求。现代社会分工细化催生思想政治教育精细化研究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对日常生活与普通个人的关注要求再次返回历史和构建历史镜像,以口述史关注个人心灵史与宏大叙事的交互实践,再现社会群体和民众的鲜活历史。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通过遵循严格的史学规范记录学术史、研究史、工作史、成长史,挖掘历史资源和集体记忆,推动历史叙事与制度文本、

档案叙事的补充互证,促进形成新观点、新发现、新理论,从而认识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性,丰富现有研究成果,创新构建理论体系、学术体系、研究体系与话语体系,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内涵式建设与高质量发展。

##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的价值意蕴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在“打捞社会成员的思想教育记忆”中发现社会成员精神生活、生命体验与集体记忆,从而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史学论域,在学术研究、教学实践、心理情感、精神文化等方面均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 1. 拓宽思想政治教育微观叙事空间

“口述历史的精髓,也就是其最显著的作用——它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sup>[5]</sup>口述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研究方法,捕捉思想政治教育故事、开采思想政治教育记忆、书写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认识,以常人视角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微观叙事空间。

一是补足了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叙事的个体视角。叙说者口述的历史既是个人生命史的一部分,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独家记忆”,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珍贵史料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借助普通人的生活视角,展现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缺少的个体书写,弥补了自下而上的常人叙事。研究者得以通过口述史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主体之间可以进行直接对话、沟通与接触,为思想政治教育空间注入“人”这一鲜活的主体视域和感性质料。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深入现实生活,直接倾听人们的心声,大大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书写的范围,给原本的宏大叙事注入活力,构建出包括常人生命史在内的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叙事体系,大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叙事的科学性、可信性、价值性。

二是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叙事的人学意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立足于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促进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具有“以人为

本”的人学意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直接面向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精神生产实践活动,需要看见人、关注人、促进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以重点人物、流派的历史为关注点切入学科,以对鲜活个体生命的关注破除“空洞无物”的宏大叙事、抽象叙事。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对象涉及全体社会成员,有重点地访谈思想政治教育的“职业群体”与“关键人物”,在对象范围上实现普遍性与层次性的统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的人民性、大众化,使其成为进入人民群众生活,倾听人民呼声,成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人学意蕴的重要方法。

### 2. 创新开发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资源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需要对口述访谈过程进行录音或录像等专门记录,并要求研究者后期对其进行专业处理、考证与剪辑。口述史开展中的过程资料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内容开展提供了丰富的拓展资源。

第一,作为教育内容的口述访谈实践。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过程本身具有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对于研究者来说,进行访谈前培训、研究介绍、项目说明等,赋予其研究者与学习者的双重身份。引导研究对象自主开展口述访谈,在深入了解访谈对象的人生经历中理解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意义与个体价值,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与原则进行自我教育。对于叙说者来说,通过沉浸在历史的具身回想中完成对自身生命历程的复现与体会,以系统的生命复述来抵抗与摆脱时间变迁带来的遗忘与侵蚀,是使其再度找寻过往岁月意义感、价值感以获取自尊自信等积极情感体验的重要途径。口述史研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之间深度互动的载体渠道,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互构和自我教育的有效契机。

第二,作为教育素材的口述访谈记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遵循档案学的管理规范,对其采访的影像进行及时记录与数字化管理保存,大大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教学资源。口述史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重大事件的历史“还原”,能够清晰再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个人互动的历史足迹,是对群众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的生动素材与历史资料。口述史是思想政治教育用以挖掘活教材的课程思政实践教学模式,更在推动口述资料汇编再造的过程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素材的丰富与创新,如利用口述访谈资料制作纪录片、电影、影视剧、漫画、艺术画等作品,以形式创新拓展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空间,丰富口述史的应用场域与德育价值。

### 3. 增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社会认同

讲故事是思想政治教育传承经验、保存记忆与构建集体认同的关键环节。“凭借一个个体的鲜活的口头叙事,我们能够建构起值得叙事的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记忆”<sup>[6]</sup>。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通过追溯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故事,串联起共同的历史回忆,激发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意识,增进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学术发展、实践工作的认同情感。

一是增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部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部认同是包括研究者、工作者、管理者与推动者在内的全体思想政治教育者对于学科实践、学术研究与工作开展的认同感觉、情感期许与自我归属。通过口述史复现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声音和记忆是有效联结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丰富学科发展史、提升学科认同的有效方式。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通过展现口述历史群体的真实历史与情感体验,使思想政治教育学人对于自我付出产生成就感、连续感和存在感,激发思想政治教育有用、有力、有效的情感共识,增强学科自信,促进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者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与积极向上的主动精神面向工作与研究,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

二是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认同。思想政治教育外部认同主要指的是社会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观偏好或情感倾向。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通过回放“遗忘的声音”,揭示被忘却的思想政治教育记忆“另一面”,呈现思想政治教育心灵抚慰、思想引领等个体意义功效,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思想与情感关怀等多维价值。口述历史的焦点转移使得“自下而上”看待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可能,透过每一位个体的生命历程与思想政治教育交织的生活图景,思想政治教育不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政

治理论灌输,补充且具有促进个人成长的价值使命与人文关怀。借助个体的视角,从前“不为人知”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效果“浮出水面”“近在眼前”“清晰呈现”,能有力批驳“思想政治教育无用论”“思想政治教育低效论”“思想政治教育万能论”等错误言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术共同体的学科自信,巩固思想政治教育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

### 4. 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与家国记忆

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多维搜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史、学科史、学术史与个人思想成长史,采集个人日常生活的生命叙事以书写中国记忆、中国故事、中国声音,肩负着坚定文化自信的神圣使命。

第一,记载与传承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历史范畴,是一种历史性存在。”<sup>[7]</sup>思想政治教育在历史实践中构筑了本学科的概念范畴、独特文化与精神纽带,这是学科发展的集体记忆,是延续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的根基,担当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代际间文化传承的历史任务。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开采、保存与活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历史,通过现代科技与录音录像等技术载体创造了“永不消逝的声音”与“永不褪色的记忆”,是保存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保护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留存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记忆与传统文化根脉的资源宝库。

第二,塑造历史群像承载思想政治教育家国记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sup>[8]</sup>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不仅是中国革命史的一部分,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为内核的学科发展史和个体心灵史是思想政治教育经验的历史叙事和个体精神生活的鲜活呈现,是家国记忆汇聚与传承的载体,也是自主的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有利于挖掘富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记忆,丰富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载体与建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话语。

###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实践理路

思想政治教育学口述史研究“自下而上”地挖掘思想政治教育亲历者口头叙述的历史,要求研究者在其自身素质培养、研究对象选择、研究范围拓展、研究情境构建等方面着力,在个人与学科的交汇中搜寻、把握与理解思想政治教育历史、规律与本质。

#### 1. 注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亲历者的记忆整理

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口述史研究对象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职业群体,旨在打捞思想政治教育职业记忆;广义的研究对象则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以搜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记忆。思想政治教育学口述史研究既需要注重职业群体的记忆复现与开采,也需要在社会全体成员的记忆中找寻思想政治教育足迹,在个体与群体交互中推动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记忆和历史群像。

第一,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职业从业者来说,叙说者作为经验丰富的实务工作者,早已将个人发展熔铸于学科发展过程,拥有非同一般的学科意识和学科自觉。其积累的深厚的工作智慧、职业体验、社会感知、自我启迪与工作评价是思想政治教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口述史研究的核心访谈对象。对叙说者进行记忆开采,能够提取留存于其个体头脑记忆库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记忆,以保存、提取、研究学科史,书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叙事。

第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重大事件亲历者来说,叙说者对思想政治教育“逝去记忆”的回想关联个人生命史中的重大事件。尤其对于诸如新中国工业建设、抗美援朝老兵、乡镇企业建设等社会历史重大事件亲历者和群体来说,对其进行口述访谈可以直接进入历史的褶皱、根系与脉络之中,在叙说独白中寻找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回声、历史足迹与生命历程。对于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重大事件亲历者来说,口述史研究没有明确的限定范围,依赖该事件的思想教育意义大小,研究者可根据不同研

究主题有差别地选择口述对象,描绘个体叙事、集体记忆和社会建构,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主体性和文化主体性。

第三,对于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重要社会成员来说,建构由共同经历者产生的集体记忆、生命体验和历史群像,需要重点挖掘口述者的思想政治教育记忆在其个人生命历程中的展开方式、呈现样貌、心理嬗变与情感倾向,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意识形态化实践进入具体心灵的过程机制。了解普通群众如何看待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又是如何在个人成长的生命历程中发挥作用,或人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理解与困惑,建立人物史、学术史、学科史、工作史等多维一体的口述史研究框架。

#### 2. 激发与培育研究者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想象力

思想政治教育学口述史研究遵循“史”的规范,获得“法”的价值,要求研究者增强“询问历史”的技巧学习与“发现历史”的思想政治教育学想象力思维养成。作为思想上的方法论,社会学的想象力由米尔斯提出,要求“必须在学术工作中学会运用你的生命体验,并坚持不懈地加以审视和解释”<sup>[9]</sup>。研究者需要主动将个人经历放置于自身所处的时代,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理解自身、解释社会。思想政治教育学想象力即为自觉将个人生命史、心灵成长史、自我发展史放置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史、工作史、学术史中的思考能力、素养品格或实践智慧,主动在个人与思想政治教育之间达成的总体性视界和理论想象力。在思想政治教育学口述史研究中,思想政治教育学想象力不仅是一种方法论自觉,更是一种必备的心智品质。普通个人经验的真实性、复杂性加之表述的局限,“口头历史”极易呈现为故事化的生命叙事,为此,思想政治教育学口述史研究必须经过富有思想政治教育学想象力的研究者,将个人生命历程放置在思想政治教育框架中思考,并进行积极提问、自主关联、复现联想,在零碎的个人生命史中捕捉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在场、作用方式与重大意义。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者只有具备这种理论洞察力,才能避免迷失在口述者浩瀚复杂的人生境遇之中。因此,在思想政治

教育学的口述史研究中,培育和激发研究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想象力具有深远意义,成为确保口述史研究方法充分展现其学科意义的深层逻辑。

可见,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看似是一种方法和技术,似乎是访谈、记录、整理、编辑等日常性活动,实质上却具有方法论和哲学思维的意蕴,更具有育人功能: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者必须扩展知识体系,培育历史素养。研究者只有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能与研究具有共时性的历史体验,引导叙说者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层记忆,找到思想政治教育与个人生命交汇的研究入口。另一方面,培育思想政治教育想象力的想象力要有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自觉。要自觉进入社会环境的历史背景,在与叙说者的个体记忆达至共在的理解中进行批判式审阅与筛选,在复杂的记忆碎片中挖掘具有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的经验、记忆和文本,充分理解叙说者如此叙事的意义,提炼思想政治教育集体记忆。

### 3. 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的田野边界

在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中,研究者不仅需要依托田野调查法、访谈法、参与观察法等具体操作方法走进叙说者的多元田野空间,也需要有意识地开发与拓展有益于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的田野边界。

第一,探索口述史研究的多元形式。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需要“准确识别田野调查研究场域,并从影响人的思想与行为变化规律及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各种复杂性因素出发”<sup>[10]</sup>,在连续性时间段内多次进行资料搜集,探索口述史与长期田野调查的结合可能性。与此同时,研究者还需要在共时性时间范围内多次开展史料搜集活动,用多点的田野积累促成更好理解,如注重各类研讨会、交流会、学术会议、纪念活动中的讲述机会,将其视为激发叙说者自我反思与故事讲述的田野空间与重要学术实践环节。

第二,善用数字技术手段。“当事人的回忆是不会自动呈现的,必须通过记忆中介加以唤醒。”<sup>[11]</sup>除了研究者的询问与交流,还可利用

数字技术手段刺激与唤起叙说者的思想政治教育记忆。一方面,图片、声音与影像等新技术应用使讲述者的表情细节、声音语调、肢体动作和心理状态等可以被随时暂停与放大,使研究者获得若干次历史定格与表情分析,拥有更多可能去靠近沉默记忆背后的真实。数字技术便于保留录音、录像等音视频一手资料,优化拓展口述史料的保存路径,为研究者的资料搜集、保存与整理工作提供便利。另一方面,利用大数据、元宇宙与三维建模等数字技术可以重现历史事物、演绎历史事件。如,以文字图像和音像记录呈现历史实物遗址,不仅在研究过程中可以用来增强与唤醒叙说者的时代记忆,还可以经由研究者在资料整理环节的编撰,成为佐证口述史料真实性的背景补充,在更大范围上串联起个人生命史、思想政治教育史与整个社会发展史、时代变迁史。

### 4. 创设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的实践情境

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必须着力稀释权力在场带来的不利影响,避免研究者与叙说者在权力关系下形成主客体二元框架,以主体间性缺场阻塞思想政治教育记忆的共同书写。

第一,选取合适的叙说场域。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者的主流代言人设可能造成叙说者以政治性遮蔽科学性,从而误解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使口述展开过程充斥着一些复杂难明、隐晦不彰的沉默片刻,鲜活的思想教育记忆流变为思想政治教育沉默记忆、相对真实的记忆变为夸大或虚假的记忆。”<sup>[12]</sup>创设主体间性情境,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者选择对于叙说者而言更为安全的空间展开访谈,在叙说者舒适自在的生活情境中“交流”而非“询问”,如避免在其工作单位或机关部门等强势权威性权力场景、减少研究中的“隐私屏障”“讳莫如深”“习惯表述”“夸张叙说”。

第二,营造轻松的口述氛围。与传统的研究方法不同,“口述历史方法具有双向互动性”<sup>[13]</sup>。思想政治教育口述史研究是情境中的研究,依赖研究者与叙说者在研究场域中达成共同理解。口述史的研究过程不是叙说者单

方面的“言说”，而是经由研究者与叙说者交互行为中的“对话”与“交流”，是主体间的“合作叙事”或“互动结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需要充分重视与挖掘研究者与叙说者双主体间的情感与行为互动，营造轻松愉快的口述氛围。

第三，进行情境化的反思与解读。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中，研究者与叙说者的权力动态始终处于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内容关联个人心灵成长史，可能会使叙说者陷入或喜悦或痛苦的重要人生经历的历史回忆之中，触发叙说者的别样记忆或情绪波动。此时，研究者需结合实际语境及时对其人生经历作出共情式回应，着力与叙说者建立信任关系，批判性地反思研究者与叙说者在叙说情景中的权力互动与变迁状态。研究者需要提前划定研究主题并准备好访谈提纲，使口述者自主过滤与主题无关的记忆并将自己视为亲历主体，回忆与建构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联的生命记忆，发挥记忆建构主体作用。

#### 四、结 语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旨在捕捉思想政治教育故事、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记忆、书写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以口述的方式寻找个人生命史与思想政治教育史的交汇之处，再现未被挖掘的思想政治教育声音。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方法的出场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历史前提，契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基础，回应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学科需要，是构建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路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方法不仅是推动学科研究方法科学化的重要环节，更是使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人民群众生活实践并走深走实的有力抓手，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研究、思想政治工作开展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均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面向未来，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应持续推动口述史方法的学习应用和创新，结合数字时代的新

变化与新特点，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口述史研究方法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融合发展，守正创新呈现思想政治教育历史、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更好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 参考文献：

- [ 1 ] 刘谦,梁超锋.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口述史研究的意义、原则和方法[J]. 思想教育研究,2020(5):117-121.
- [ 2 ] 孙其昂等著.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研究[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15:23.
- [ 3 ]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N]. 人民日报,2022-04-26(01).
- [ 4 ] 冯刚.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口述史研究的学科意义[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3,39(1):110-115.
- [ 5 ] 杨祥银. 与历史对话: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7.
- [ 6 ] 周晓虹. 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J]. 社会科学研究,2021(5):1-8.
- [ 7 ] 陈宗章,刘相宇. 基于过程分析的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探究[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6):19-26.
- [ 8 ]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46.
- [ 9 ] [美]赖特·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M]. 李康,译.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73.
- [ 10 ] 侯勇,肖洋. 扎根中国“田野”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探索——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法的田野调查[J]. 思想教育研究,2023(7):30-36.
- [ 11 ] 左玉河. 固化、中介与建构:口述历史视域中的记忆问题[J]. 史学理论研究,2021(5):7-12.
- [ 12 ] 侯勇等著.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问题研究[M]. 北京:学习出版社,2024:241.
- [ 13 ] 王炳林,石卓群. 运用口述史方法深化中共党史研究[J].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1(4):1-9.



**The Emergence Logic, 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Way of the Oral History Research Metho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OU Yong,XIAO Yang (School of Marxism,Jiangnan University)

**Abstract:** Oral history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method for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the disciplin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logic of appearance, the historical premise of the research method of oral hist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long-term accumulation of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the theoretical basis is to follow the research basis and interpretation principle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application of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oral hist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ot only responds to the mission and expectation of modernizing the disciplin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ut also serves as an important path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oral history research method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profound value implication. It is manifested in broadening the micro-narrative spa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the individual perspectiv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mory, enriching the curriculum resourc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oral history interview practice, enhancing the social identit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isciplines by tracing the hist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onnecting collective memories in series, and collecting historical recor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inheri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ulture and national memory. To promot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the research method of oral hist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memory exploitation of the witnesses of major practical activit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urther stimulate and cultivate the “imagin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researchers, expand the field boundary of the research of oral hist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create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of the research of oral histo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scientific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oral history method in the research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ral history; research methods; social memory